

HUNAN  
WENSHI

湖南文史

38  
1990/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38  
辑

湖南文史

周谷城著

湖南文史杂志社

#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38辑

编辑/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江 高原

责任编辑/高 原 朴永子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0,000

版次/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长沙第1次印刷

---

国内统一刊号/CN43—1175

定价/2.50元

- 顾 问 李炎巨 吴立民  
李 鳌 林增平  
刘晴波
- 主 编 田伏隆
- 副 主 编 丁 江 高 原
- 责任编辑 高 原 朴永子

## 目 录

(总第38辑)

### ·烽火忆往·

- 回忆与薄一波的一次接触 ..... 熊宗继 (1)  
碧空和尚和他领导的僧侣抗日游击队 ..... 戒圆 (1)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始末**  
..... 文振亚 陈安贤 赵慨萍 (12)  
司令部青工队长被通缉 ..... 谭一天 (34)

### ·战时经济一瞥·

- 中国工合在邵阳 ..... 陈球 (44)  
回忆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 ..... 程起陆 (49)  
设置的由来——组织概况——主要业务——勾心斗角与营私舞弊——撤销及归并  
**抗战时期的湖南民营工业** ..... 杨锡贵 (54)

### ·回顾湖南解放·

- 奔袭永丰突破白崇禧的第一线防御 ..... 温玉成 (62)

交警教导一总队起义与组建暂五师前后………张先正（70）

### ·湘籍文化名人·

记父亲的忘年之交翦伯赞………皇琼（79）

记著名历史地理家文焕然

………文潭生 文泉生 文榕生 文仓生（85）  
投身内地 矢志不移——不倦教诲 诚恳待人——来自中  
华 衣身中华——不畏艰险 敢于登攀——开拓进取 独  
创辉煌

### ·三湘史华·

近代中国新化邹氏地学与武昌亚新地学社………文士员（117）

新化邹氏地学的由来——邹代钧与舆地学会——邹永煊邹  
元培与武昌亚新地学社

冯玉祥将军在桃源帮助彭施涤先生办学………彭秀伋（131）

回顾湖南长沙中山业余大学的历程……罗桂良 刘冬松（136）  
见缝插针 艰苦办校——拾损补缺 按需设班——赔钱也  
要狠抓教学——难能可贵的奉献精神

### ·仁人志士·

记在延安保卫战中牺牲的周月南………刘国安（140）

·民族史料之窗·

龙凤翔与湘西苗区公益事业 ..... 邱晓玲(143)

·民情风俗·

长沙民间婚丧习俗琐闻 ..... 朱运鸿(151)

婚姻由陈腐趋向进步——丧葬习俗话旧——为婚丧服务的行业——建国后民间婚丧习俗的变革

我所知道的湘潭烟业行业习俗 ..... 廖瑞星(162)

烟丝业的由来及产地——湘潭烟业商工两般合编条规——烟丝业的行帮与其他

·文史知识·

黄埔军校有多少分校 ..... 王玲(167)

潮州分校——长沙分校——南昌分校——洛阳分校暨第一分校——武昌分校暨第二分校——成都分校暨第三分校——广州分校暨第四分校——昆明分校暨第五分校——南宁分校暨第六分校——第七分校——第八分校——第九分校

建国后湖南省直设置了哪些党政群机构 ..... 任连荣(182)

- 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1949年10月至1956年)
- 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时期(1957年至1966年4月)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至1989年12月)

·社 会 黑 幕·

张本清龙溪口被刺内幕……………杨世明(192)

张本清其人——当年背离蒋介石——晃县帮派之争——龙  
溪口刺杀案——处理经过

湖南省银行支付两笔巨款内情……………钱去飞(204)

·历 史 审 判 台·

巨匪姚大榜其人其事……………杨长光(207)

与匪起家——阴险狡诈——恩将仇报——可耻下场

·创 业 史·

潇湘崛起电缆城……………黄仲民(220)

订正·补充·质疑

对《湖南文史》第35辑的订正、补充、建议……黎 丰(225)

## 回忆与薄一波的一次接触

熊宗继\*

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由刘戡担任军长的国民党九十三军，在山西的洪（洞）屯（留）公路以南驻防。我当时担任该军新八师二十三团团长。九十三军拟以洪洞县为中心，建立太岳区抗日根据地。驻扎在洪、屯公路以北的，是八路军以薄一波任司令的决死队第三纵队。两军相距不过一公里之遥，双方小部队互有越路放哨的情况。因此，常常发生一些小磨擦。为了做到团结抗日，军长刘戡曾两次派员与决死队谈判，都没有达成协议。

1940年4月，九十三军准备在驻地召开一次军人运动会。会前，刘戡电邀决死队派员参观指导。他们欣然接受了邀请，如期派出以副总队长牛佩琮为首的运动员前来参加。运动会结束后，牛队长说：“决死队也计划在‘五四’纪念节时召开一次运动会，届时希望九十三军派代表前去参观指导”。后来薄一波还亲自打电话来邀请。于是，军部决定派我为团长、军政治部副主任林某为副团长的三十多人的参观团前往观光，团员都是从全军篮球爱好者中挑选的。出发前，刘戡吩咐我说：“你们这次前去，主要是慰问、参观学习，并找机会和薄纵队长谈谈两军驻地划界问题，以一星期为期限。”

5月3日，我们一行到达决死队驻地，薄纵队长亲自迎

\* 熊宗继当时任第九十三军新八师二十三团团长。

接。经人介绍，我才知道他还是行署主任，纵队长只是兼职罢了。但使我感到异常奇怪的是，他们平日配戴的帽徽都摘下来了。在参观一所学校时，老师和学生一个都没有见到，连教材课本都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我好像藏在闷葫芦里一样，疑惑不解，又不好去打听，心想莫不是国共两党又发生了分裂？直到运动会结束后，薄主任谈到了“皖南事变”的事情。他说，事情的具体经过还不清楚，只知道国民党的军队与新四军打了一仗。但他愤怒地谴责说，挑起事变的罪魁祸首是何应钦。我暗想，蒋介石是头号人物，他为什么不骂他呢？大概是为了团结抗日，保持他统帅的面子吧。我打内心佩服共产党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薄主任的谈锋很健，从部队训练到作战经验，还谈到解放区的形势，范围十分广泛，我边听他谈话，心中却想着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临走时，刘戡交待我要和共产党协商一下两军管辖的划界问题。我考虑在皖南事变发生，两党两军已经出现裂痕的时候，提出划界问题来，很不现实。因为我们打的招牌是参观、访问，而不是谈判，访问原为增强感情，搞好团结，缓解敌对气氛。如此时提出谈判，有失访问真意，且薄的抱负是不局限于微不足道的区区太岳地区，如果提出来，肯定会争得面红耳赤，徒伤和气，于事无补，且两军四周都是敌人，如果双方争斗起来，势必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只能同舟共济，才能互相依存，想到这里，我就把原来准备说的话全部咽了下去。此时，薄主任似乎看出了我有什么心事，连忙打开抽屉拿出高级香烟给我抽，他说这是“百团大战”中的胜利品。接着他就眉飞色舞地谈起了“百团大战”的辉煌战果来。说罢，他还交待警卫员说：“把所有的烟全拿给熊团长带回去抽。”并设宴招待我们。饭后，在友好的气氛中，我们就辞别了薄主任回到了驻地。

这次访问，从表面上看，是一次不成功的访问，但在两军

之间，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敌人发动夏季扫荡，日军调集了三个师团的兵力（包括著名的坂垣师团在内），企图将九十三军一举歼灭。刘戡军长为了避其锋芒，决定作战略转移，但必须经过八路军的驻地。于是由刘军长给薄主任写了一封信，恳求他给予方便，事情出人意料的顺利。薄主任接到信后，马上决定派部队掩护我军进入他们的驻地，以摆脱敌人的包围。

当时日军的飞机整日在阵地上空盘旋轰炸，我军白天不能行动，便决定进入黄昏后开始转移。为了抓紧时间，选择捷径。八路军还派人为我军作向导。经过一夜的急行军，部队到达了安全地带。这时天还未亮，刘军长下令：部队进村后，不准打扰百姓，就在屋檐下宿营。可是一进村子，八路军就派出了许多服务员，热情地将我们引进已经收拾好的房间里，大家安顿好了之后，又带我们去食堂吃饭，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睡好了，当吃着那香喷喷的饭菜时，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与安慰，互相之间有如兄弟般的亲热。

第二天，在村里休息。八路军又派来文工团为我们慰问演出，节目精彩动人。刘戡军长提出要回后方整顿，八路军同意了他的意见。但回后方，必须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蒲铁路和汾河。这一线敌人戒备森严，经常有铁军巡逻。经过薄主任的一番精心策划，选择了绵山附近为渡河点，并事先派人去那里作了周密侦查，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经过两天急行军，我们安全地抵达绵山。一路上，受到八路军的热情招待，每过一村庄，都有儿童团员送茶送水，到处都听到“叔叔们辛苦了！请喝茶”的招呼声。当我们喝到清凉的香茶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无形中消除了过去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种种误解和偏见。

在八路军的大力支持和掩护下，我们安全地越过铁路，涉过汾河，回到了后方。事情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这次与薄主任将军的接触，始终留在美好的记忆中。

# 碧吾和尚和他领导的 僧侣抗日游击队

戒 圓\*

在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省湘潭县有一个和尚，名叫碧吾（1901—1979），曾经激于义愤，组织抗日游击队，活动于湘潭、衡山一带，坚持武装抗日，英勇机智地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参加这一支游击队的出家僧侣，除碧吾和尚外，还有弘愿、悟本、义真、悟禅、修智等十人左右，其中弘愿当过班长，义真当过副班长，他们跟碧吾和尚一起，杀敌甚多，博得人民群众的赞美，也给湖南人民的抗日斗争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游击队的首领碧吾和尚，原名马阳德，以抗日闻名，当地群众呼为马和尚。1901年生于湘潭县长岭铺，家庭贫困，十二岁时（1912年）正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年，他就跟人家学手工缝纫技术，干了几年，到十九岁时在湘潭龙岩寺出家。<sup>1</sup>1922年二十二岁在衡山县南岳上封寺受戒，一个劳动人民家庭里出身的青年人，从此做了和尚，住在龙岩寺。龙岩寺，这个庙宇建在乡村里，一般人出家以后就不再管家人的事情了，而马和尚不然，他看到一些人压迫人的事情，就喜欢出面主持正义。1935年当他三十五岁的时候，以和尚的身份跟

\* 戒圓，俗名王球，建国前后在南岳大善寺、长沙开福寺任书记，现任湖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那些地主恶霸讲道理，结果被控告到国民党湘潭县政府和法院，先后把他逮捕起来，监禁数次，还被充当过兵役，但也初步学会了一般军事技术，经过两个月之久，回到湘潭。1936年夏，他自发地在湘潭长岭铺李凯公祠计划组织“湘鄂赣边区游击队”，约一百人，活动了两个月，被当地国民党的乡长罗家熙发觉，国民党当局立即派部队予以解散，马和尚只好逃到长沙，通过陶鑑介绍，会见了中共地下党员伍敬芝，伍劝他“不要着急，等待机会”。1937年因在长沙无处安身，就自动投军，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上了大队长（输送队长），团长陈藩平劝他参加国民党，他拒绝了。师部开始不信任他，说要将他开除，他就自己请假回龙岩寺仍做和尚。这是1938年。过了一年多，1940年马和尚四十岁时，龙岩寺附近的地主豪绅们如罗庆生等扬言：“马和尚是共产党。”国民党湘潭县政府又将马和尚逮捕起来，因无凭据马与湘潭县政府秘书长张铁僧力争，遂致互相殴打，于是把他拘留十个月。在牢狱里，马和尚结识了冯杰（后被日寇杀死）、周尧（被国民党杀害）、石步高、王致平（被国民党杀害）、郭义吾（被国民党杀害）、张彪、刘泽洪等人，在牢狱中进行了联络活动。拘留期满，马和尚被释放出来了，中共地下党员张中连同志派人与马联系，从此马和尚开始与革命组织发生了一定的关系，但仍住在龙岩寺内，做了两年和尚。

1943年，马和尚不愿再过出家人的戒律生活了。脱离寺院，回到谭家山王家湾地方居住。1944年，马和尚四十四岁。这一年5月下旬，日寇从临湘岳阳一带，发动了对湖南的大举进攻，而坚持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6月1日日寇占领了平江，6月16日占领株洲，6月17日湘潭沦陷，6月19日长沙失守，6月20日醴陵沦陷，湘乡、衡山等县亦相继沦陷，到8月7日衡阳失守时，先后只有两个

月零七天的时间，湖南大遍土地，略计有三十余县市，都沦陷于日寇之手，到1945年8月10日为止，沦陷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湖南广大人民遭受了敌人兽性般的蹂躏，日军奸掳烧杀，无所不为，人人恨之入骨，这时敌人的铁蹄已经踏到马和尚的家乡来了，马和尚心想：“日本鬼子来了，如果不抵抗，我们就有亡国的危险。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杀日本鬼子，人人杀敌，我们的国家才不会亡。我们出了家的人，还有杀敌的精神，其他人我想也会有同样的精神。”特别是当他听到和看到日本侵略军在我国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的罪行时，他感到等于侵犯了他自己切身利益一样，于是，杀敌之心，象火山一般地爆发了。因此在1944年6月间，日军刚侵占湘潭土地时，他就马上把与他同坐牢狱那些人如冯杰、周尧、石步高、王致平、郭义吾、张彪、刘泽祺等人召集起来，在谭家山庭子冲王家湾开会，共商杀敌大计。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武器，计划找谭家山唐满铁匠打小刀，唐铁匠怕惹祸始终坚持不打。马和尚想出一个办法，各人把竹子削尖尽力磨光，用“竹尖子”作为武器，从此马和尚及其伙伴开始英勇杀敌了。1944年6月间，日军由株洲过河到湘潭千公坝陈家桥，马和尚等七人，假装农民在田里踩田，日寇要他们送夫。四个日军，共有四条步枪，掳了十多个人，挑着子弹等物向前行走。马和尚等假装不会使用武器，日军给枪要他们代替背着。他们七人在田中已约定：以举左手搔头痒为暗号，走了两华里路远，七人一齐动手用竹尖子捅喉管的办法，把四个日军杀死。当时因为前后都有日军不能开枪，杀死日军后，要民夫把东西挑到莲塘，民夫全部被遣散回家。他们七人又回转身到千公坝陈家桥，准备去隐藏四个日军的尸首，但当地老百姓早已隐藏了，只好再到莲塘，请十五人把所获子弹等物挑到谭家山。第二天，又有几个日军在麻塘附近抢劫，他们七人又假装老百姓，有的背枪站远一些，有的不背枪

到日军面前走，马和尚、周尧、冯杰等三人，与四个日军面对面，冯杰夺轻机枪，马和尚夺步枪，其他同伴一齐来，当即开枪打死四个日军。这一次，共夺得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条。不久，马和尚“用竹尖子杀死日本鬼子”的英勇事迹，传播到湘潭各个地方去了，有些人听到马和尚抗日，都去会见马和尚，要求一起参加，马和尚就确定了“有多少枪，收多少人”的原则，扩大的自己的队伍，以马和尚为首的抗日游击队开始发展了。麻塘杀敌以后，隔了几天，马和尚到了长岭铺石灰冲大坡里地方，郭家里有日军在那儿休息，老百姓把情况告诉马和尚，建议用绳子捆住，马和尚说：“不要，归我带去！”日军不知他是游击队，于是跟马和尚到谭家山，他的伙伴当即把这个日军杀了，尸首放在芋头岭，马和尚又得一支步枪两颗手榴弹。反转来，又到长岭铺下铺，有一个农民家里驻扎很多日军，放了很多枪弹，马和尚于是召集同伴开会，决定在晚上大家同去偷枪。深夜十一时左右，日军都睡熟了，马和尚自己带头，率领队伍，开始行动，首先爬到日军岗哨上，用一条湿的洗澡手巾，塞住日军卫兵的嘴巴，把枪一夺，派人把卫兵转走，当即刺死。于是他们游击队十多个人，偷偷地走到那个驻扎日军的农民家里，偷走步枪达二十条，还偷了一箱子弹，另一个和尚弘愿也来了，正在偷枪之际，日军醒了，开枪追赶，马和尚当即指挥同伴，各人背枪各走一方，分散目标，结果未伤一人，又胜利地完成了夺枪任务。这时，这支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由开始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人了。这是马和尚初期的抗日活动，正是湘潭县城沦陷前后。

7月初，国民党政权，为了限制人民抗日斗争，薛岳命令陈德炎在湘潭县组织了所谓“湘潭县游击队”，陈德炎为支队长，要马和尚接受改编，马和尚说：“我不要什么改编，我

不想当老爷，我不识字，我也没有当老爷的资格，我只杀敌就是。”但他的同伴都主张接受改编。于是编定马阳德（即马和尚）为第一大队，张彪为第二大队，周尧为第三大队，张鹏飞为第四大队，各队分开进行抗日活动。以张彪为首的第二大队，经改编后，不再受马和尚领导了，在梅塘一带，大肆骚扰人民，陈德炎也让他去干，接着发生了一连串的内部斗争。后来马和尚建议调张彪同到湘潭河口抗日，四个大队都向日寇进攻，在这次战斗中，马和尚率领的第一大队，打死日军十多人，得步枪十多条，其余三队毫无战果。不久，张彪因不受调遣，就令其解散，逃到另一支土匪部队去了。解放后，张彪逃亡，不知去向。河口杀敌以后的8月间，马和尚又与张鹏飞一起共三百余人，在古塘桥文庙里与日军作战三天三夜，日至约有五百人，结果把日军赶走了并夺了几条枪。接着，马和尚的游击队开到枫水塘地方，当地群众留他们在那过中秋节。10月向南岳方向开跋，驻花石许家铺，遇到国民党的另一游击队李建光等企图围住他们，陈德炎被捉，后释放。此后，开到南岳东山岭坡坳，一直住到12月。这时，马和尚的游击队已发展到二百六十人左右了。他们准备与当时国民党湘潭县政府县长贺石生联系，把队伍开到湘潭朱亭九都湖，而贺石生为了消灭异己，把他们围住，马和尚主张打贺石生，突围出来，而支队长陈德炎不同意，马和尚知道这次结果一定不妙，一个人带一支手枪走了。这次被围的人共一百一十八人，都是马和尚所领导的游击队队员，仅冲出十一条人枪，由龙锡云保存。九都湖被围事件发生以后，马和尚独自一个人往家里走，首先由朱亭到汤图子坳龙桂生家，路途三十多华里，中途到处是日军，怎么过关？马和尚便买了一些糖果，与手枪放在口袋里，遇到日军站岗的搜查时，马和尚把衣一脱，自己解衣给日本兵看，表示没有武器，并以口袋中所藏糖果给日本兵看，日

兵让他过去了。他问老百姓：“前面还有日本鬼子吗？”老百姓说：“有”。马和尚又生出一个妙计，于是喊了一抬轿子，自己乘轿，要轿夫尽量避开日军岗哨，原来答应给轿费银洋四十元，到了目的地，只有二十元，轿夫不肯，马和尚答应以后送来，仍不肯。马和尚只得说：“我有一支手枪，可以放在这里作抵押，等几天再拿二十元来赎可以吗？”轿夫见了，原二十元也不要了，退给马和尚，马和尚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你替我抬了轿子，路很远，钱还是给你，我的确是没有钱了，并不是有意威胁你们。”轿夫还是把银洋二十元拿去了。这是1944年冬和1945年春的事情。到龙桂生家，马和尚因为受了九都湖被围的挫折，把手枪及冲出的十一条枪，统统交给龙锡云，准备从此再不干了，与那个湘潭县游击队队长陈德炎脱离了关系，回到旧居谭家山。这是马和尚中期的抗日活动。

1945年2月间，与马和尚相识的一些游击队人员，劝马和尚再出来领导抗日游击队活动，发枪支给他。马和尚心想：“拿别人的现枪抗日，那算不得好汉！”他说：“我准备牺牲生命，用假降的方式到日本鬼子那里去夺枪，只要你们具名盖章，证明我不是汉奸。”同伴们知道马和尚机智勇敢，真正替他证明，马和尚又去中共请示地下党员王春和同志（后被国民党杀害）是否可以去？王春和同志说：“可以。”马和尚于是找人写信给湘潭县维持会并取得联系，4月间马和尚率领他的同伴五人，到了日军所占领的湘潭县城，日军宪兵团以为是真降，乃设宴招待。这一天晚上，马和尚的同伴马杰（出家名弘愿）、周德信（出家名义真）、李桃生、何自由、李满饭桶五人就乘机在湘潭鸡公嘴打死日军两人，得枪两支。马和尚在假降中假意与日军宪兵团订约，内容是：由日军给马和尚枪五百支及子弹若干，马和尚则可以“保护”日军行军时不受游击队攻击。日军半信半疑，仅给少部份枪弹给